



紫金文库

吴小丽是个好学的青年书法家，
琴棋书画，除了棋，
她都样样精通，
至少她努力要样样精通。

吴小丽
一周的琐屑生活

陈武——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陈武——著

吴小丽
一周的琐屑生活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吴小丽一周的琐屑生活 / 陈武著. —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068-6677-4

I. ①吴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2431 号

吴小丽一周的琐屑生活

陈武 著

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成晓春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eo@chinabp.com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 毫米 × 940 毫米 1/16

字 数 296 千字

印 张 16
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6677-4

定 价 52.00 元

目 录

中 介	/ 001
吴小丽一周的琐屑生活	/ 051
支 前	/ 098
菜农宁大路	/ 143
换一个地方	/ 175
苹果熟了	/ 215
拉车人车小民的日常生活	/ 227
源头活水（代后记）	/ 246



中 介

0

“吴总好！”

“吴总好！”

“吴总好！”

吴平平身后跟着葛大强，他们从奔驰车里出来，往“吴氏地产”大楼上走。吴平平看了一眼身边瘦矮而神气的葛大强，头发花白、满身横肉的吴平平咧开嘴哈哈笑。一路上，吴平平不住地回应她的员工：

“好！”

“好！”

“好！”

1

“你说葛大强啊？小狗吃的，他属兔子，走路像我家兔宝宝，一跳一跳，难看死了。”

这是吴平平的话。嘴上说葛大强难看，口气里表达的完全是相反的意思。

吴平平跟邻居聊天，趴在富强杂货店的柜台上，三句两句就说到葛大强了，好像葛大强真的就是她饲养的那只大白兔，常常要挂在嘴边的。就是别人不提葛大强，她也要找话茬往葛大强身上生拉硬拽，不是说他的婚姻，就是说他所在的麻袋厂，要不就拿他的身高开玩笑，说他跳起来没有五尺高，都是这些年憋屈的。

也有人故意“气”她，说她瞎操心，说她自己都操心不过来了，还管别人。

吴平平干脆说：“就是，我就是操他的心，我还担心他一头撞到墙上。”

对方取笑道：“那正好，人家是英雄救美，你是美人救大强。”

“什么呀，大强，他就是傻瓜好不好！”吴平平哈哈笑两声，又正色道：“他算不上傻瓜的。”

“那他算什么？”对方故意逗她。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我哪有你知道他啊。”话里明显有暗示，意思是说，还是你吴平平知道得多。

吴平平也乐得接受别人的“美意”，评价道：“最多算一个

笨蛋。”

吴平平把“笨蛋”两字说得很轻，这回的笑便有些矜持，甚至有些羞涩，嘴上说他是“笨蛋”，实际上是说他不争气，连带着表示了自己对葛大强的哀怨和不满。

“笨蛋？哈哈，你说葛大强笨蛋？”对方也不傻，看出吴平平的小心思，套她话道，“你说他怎么个笨蛋？”

吴平平再次“哈哈”地掩饰自己的心情，和对方就傻瓜和笨蛋谁优谁劣展开一番无厘头的辩论。辩论的结果当然是没有结果了。不过杂货店里的笑声一直是不断的。

又是新的一天了。吴平平的一天就是看葛大强从她杂货店门口“跳”去上班时开始的。

这不，葛大强又“跳”过来了。

吴平平大胖脸立即笑成一朵花：“兔宝宝，过来，给你一根胡萝卜吃吃。”

她把“吃吃”说成“切切”，一副娇嗔的口气。

葛大强头都不扭，身子一闪就跳过杂货店门口的石阶了。葛大强确实是跳过她家石阶的。她家的石阶和别人家不一样，她家的石阶虽然只有两级，却拖延到了巷子里，像一条腿伸出来，调皮地要挡别人的道。当然挡的只是巷子四分之一不到的宽度，完全可以正常走过去。但葛大强喜欢偏到一边，从“腿”上跳跃而过，而且有时候还有助跑，腾空，十分潇洒。吴平平喜欢看他的助跑后的起飞、滑翔、落地等夸张的动作，节奏分明，甚至还有一点点矫健的味道。这就是葛大强，每次从门口经过，都喜欢闹出一点动静。每次呢，吴平平也要跟他调笑一句半句的，算是对他“调皮”的回应。

一般情况是，葛大强要赶时间，听到她追出来的话就像耳边

风，抱着饭盒径直去巷口对面的公交车站了。

这回，吴平平以为他又跑了，便冲闪过人影的门空里“啐”一口，像是葛大强还停留在那里似的，骂道：“死色……”

吴平平又突然想起一件事，放开喉咙喊道：“嗨，大强你忘没忘啊，给我配只大公兔！”

葛大强听到了，立即刹车，“蹭蹭蹭”后退几步，退到门口，一只脚后撤在石阶上，后仰着脖子，嘻嘻地说：“给你配只大公兔？做啥用？”

吴平平也把脑袋伸出柜台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你说什么呀小狗吃的？你要笑死我啊？你不知道我家小白是女的啊？是配给小白的，小白都长成大姑娘啦。”

葛大强假装一脸疑惑地看着因过度探头憋红了脸的吴平平，说：“你家小白是只兔子，怎么成了大姑娘啦？说你自己吧？瞧瞧瞧瞧，脸红什么？小白发情又不是你发情，乱操心了吧。”

葛大强占了口头便宜，头一缩，一路跳跃着跑走了，隐约听到吴平平的笑骂声在身后回荡。

2

葛大强一路蹦跳着出了巷口。巷口正对一条马路，对面就是6路公交车站。站台后边是罐头厂的围墙，围墙上常常挂几棵莫名其妙的蔬菜，青的黄的烂的都有。葛大强需要细心辨别才能认出那些蔬菜的品种，有时是几棵雪里蕻，有时是几根蕹菜苗，有时是几棵蒲菜、茭白、芦笋，这些蔬菜虽然不新鲜，小白也许不挑嘴。每每这时候，葛大强都会朝路头望去，如果还没见6路车的影子，他就

会跃身拽下那几棵蔬菜，再穿过小马路，从巷口飞进去，跑到吴平平的杂货店门口，把蔬菜塞进兔笼子里，再撒腿跑回来，全然顾不上吴平平说什么了。

这几天怪了，墙上不再有蔬菜挂出来，倒是挂上别的东西，小纸条，确切地说是半张香烟纸。这是什么玩意呢？昨天只贴一张，今天变成三张了，香烟纸也由红旗兵，变成丽华和大前门，三张纸条三种烟盒，渐渐高档了。等车无聊，葛大强就踮起脚尖，看看烟盒纸上的字，丽华牌上的内容，居然是一个要求换房的告示，主人要求从河西新村换到前河底。可能为表示诚信，也可能是换房心切，宁愿以大换小。葛大强住的这一带叫后河底，前河底离这儿不远，两个社区挨着的。葛大强没想到和自己居住条件差不多的棚户区，也会有人想来，甚至不惜以大换小。另两张内容更是怪，一张是寻找丢失的皮带，丢失地点是在6路公交车上。一张是高价求购一只纯黑的猫，要求体重在八斤以上。葛大强觉得三张纸条的内容都很可笑，房子以大换小，纯粹是傻瓜嘛。皮带怎么会丢呢？皮带是勒在裤腰上的，皮带掉了，裤子岂不是也要滑脱嘛。再说了，一根皮带值不了几个钱的，也好意思寻找。高价求购一只纯黑的猫，哪有这种猫啊，纯白的兔子倒是有一只。再说了，就算有，哪有八斤重的猫？那不是猫了，那是狗了。他想起小时候听母亲讲狸猫换太子的故事，找遍天下只有七斤半的大狸猫，后来割了半斤肉给它吃了，才勉强凑够斤数。

葛大强是个爱钻牛角尖的人，也爱琢磨。没有蔬菜让他讨好小白（其实是讨好吴平平）也就罢了，却冒出三张香烟纸的小纸条，而且都是怪怪的。于是，一天下来，三张香烟盒一直跟随着他，在他眼前晃来晃去，上班时晃，吃饭时晃，晃得他思想一直不集中，

一直胡思乱想，换房以大换小，找皮带，求购黑猫，这都什么事啊？他家的房子倒是小，小得像吴平平的兔笼子，可不是前河底啊。再说了，就算是在前河底，人家也瞧不上他那间又黑又矮又潮的小破房啊，别瞎操心啦。

黄昏将临时，上了一天班的葛大强，感觉比以往累多了，脚步沉沉的。从6路公交车上下来，深一脚浅一脚踏进了巷子。

天还没有黑透，巷子里的路灯就亮了。灰乎乎的墙壁、潮湿的石板路、几根东躲西藏的路灯杆，路灯杆上卖脚气水和痔疮药的小广告，都是他熟悉和亲切的。特别是离巷口几十米远的杂货店，还有店里的兔尿味，更让他有种久违的感觉。

其实，一进巷口头，葛大强就听到吴平平撵兔子的叫声了。葛大强的疲劳顿时消停了许多。

“进去，进去，你给我进去小狗吃的！”吴平平的声音一直都是惊惊咋咋的。

葛大强看到，吴平平弓腰曲背站在杂货店门前的石阶上，没好脸地对着兔子指手画脚。大白兔很漠视她的指令，站在石阶上左顾右盼，似乎在寻找什么，两只红眼睛透出惊恐。

“进去，你给我进去，进去啊。”吴平平声音软了些，“进去乖，乖，小兔子乖乖，去你自己的窝里，你看你小狗窝里，那么多好吃的呢，胡萝卜，青菜叶，快去吃啊，别叫葛大强抢啦。”

大白兔依然充耳不闻，对已经走到门口的葛大强也是视而不见。

吴平平撸撸衣袖，吓唬道：“好呀，存心叫我难看啊？”

大白兔不但不怕，反倒“哧溜”跳下台阶了。

“大强，你个小狗吃的，你说它是不是仗着你的本事啊。”



葛大强挪了下脚，哈哈笑了：“你腚上有眼啊？知道我下班了呀？我有什么本事？啊？你有本事放出兔子，又没本事撵回去，何苦又放出来呢。”

“放放风，不行啊？天天关在笼子里，能长大个吗？像你啊？”

吴平平的话说到了葛大强的疼处。吴平平常常挖苦葛大强身材矮小，挖苦他家的住房像兔笼子。但葛大强知道吴平平也没有恶意，就是图个嘴巴痛快，便哈哈地说：“像我才好了，省得你操心。”

“那也不见得。”吴平平说罢，瞟一眼葛大强，话里有话，眼神也意味深长。

“好好好，要不要我帮帮你？”

吴平平直直腰，还是拿屁股对着他：“我哪敢用你啊，妈呀，累死我啦，我都撵了半天啦，小狗吃的你要往哪里跑啊？进去，快进去！你再不进去葛大强就要进去啦！”

葛大强觉得吴平平故意矫情给他看的，两扇肥大的屁股对着他就不说了，大粗腰还扭晃着。葛大强就放下手里的饭盒，帮吴平平吆喝兔子了。

“去，去。”葛大强把“去”说成了“却”，他说“却，却”，两只手还在胯两侧向前撩着，像是游泳时的撩水。

兔子跳回了石阶，却一点也不给他面子——不是往笼子里钻，而是掉个屁股，一跃，跳进了杂货店。

“看看，葛大强你看看，它走路像不像你？”吴平平跟着兔子也跑进了杂货店：“作死啊，回来，你给我回来！葛大强，都是你，谁让你撵啦？你不知道我家小白怕你啊？你也是兔子，野兔子，和我家小白不合群！”

葛大强也跟进店里，纳闷地说：“不会啊，我常常喂它呢。”

兔子已经从柜台下边钻过去，又钻进货架下，看不见了。

吴平平虾下腰，撅着屁股寻找，对身后的葛大强说：“你那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——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小狗吃的早就想吃我家小白了。你给我滚出去！”

葛大强哈哈着说：“我想吃你家小白？真是好心拿当驴肝肺，我还不爱帮你呢。”

葛大强话虽这样说，并没有要走的意思。

吴平平大声说：“你想撇清闲啊？你把小白撵进店里，你就得给我找出来！要是小白丢了，叫老鼠咬死了，我就把你小狗吃的关进兔笼子里，当小白养着。听到没有？”

“听到……”

“听到还傻站着不动？”吴平平抬腿就踢葛大强。

葛大强往后跳一步，差点碰到货架——他还在品着吴平平的话，真被她关进笼子，也许有口好饭吃。

吴平平看他狼狈相，哈哈大笑起来，挺挺肥硕的胸脯，说：“呆啊傻啊？你看我干什么啊，我是小白啊？我有什么好看的？找啊！”

“好好好，我找我找。”

富强杂货店里，葛大强和吴平平在翻箱倒柜。杂货店不大，说白了就是临巷的一间居民屋。吴平平指挥葛大强匍匐在货架下，把脸贴着地板，四下搜索。依然没看到兔子。这么小的地方，一只兔子能躲到哪里？葛大强让吴平平拿一只手电筒来，亮着手电从货架下爬过去，他的屁股被货架挡着了，有些吃力。

吴平平就踩上一脚，骂道：“这么小的人，还没有我家兔子大，

屁股倒是不小。”

但屁股还是顶着货架子了。吴平平干脆蹲下来，两只手掐住葛大强的屁股往里推。货架摇摇欲坠中，葛大强钻过了货架。货架后边就是床底，葛大强也钻了进去。手电光圈里，他看到两只闪闪发亮的红眼睛。葛大强兴奋地说：“看到啦，看到啦，它在床底！”

葛大强快速爬行中惊起的灰尘吸入他嘴里，有一种陈年的霉味，还引起他干咳两声。

“你忍着点，别吓了小白。”吴平平担心地说，“你不咳会死啊！我床底有那么脏吗？”

这时候的小白很乖了，它一跳，就钻进了葛大强的怀里。葛大强搂抱着兔子，从另一边游退了出来，顺便带出了遗落在床底的几件衣物，分别是一件汗背心，一件衬衫，一条不分男女的花裤衩，还有一根牛皮带和一只军用水壶。葛大强把衣物扔在柜台前，说：“你床底像个垃圾场，我给你清扫一遍啦。”

葛大强把兔子送回门口的兔笼子后，弹了弹身上的灰，回头看看。葛大强看到吴平平正对着那几件衣物发呆。吴平平用脚踢踢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死鬼的东西，我看着不舒服，大强你行行好，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好不好。”

葛大强知道吴平平说的死鬼是谁，就是前年淹死的老汪。老汪是吴平平的丈夫，日子过得热热闹闹，虽说吴平平经常训斥老汪，还会动手揍老汪的屁股玩，那多半是含有打情骂俏的意思，街坊邻里能听出来。谁知道，喜欢钓鱼的老汪，失足淹死在水库里了。少了老汪的杂货店，一下子就冷清了，不热闹了。直到吴平平捡回这条小白，才又有些生机。这些床底的衣物，可能是当时焚烧遗物时，忘了收拾的。

葛大强不怕脏了手，问吴平平：“真扔？”

吴平平说：“扔吧……”

葛大强就掐着这些东西，扔到厕所边的垃圾箱了。

葛大强准备回家时，突然想起自己的饭盒还放在石阶上，又跑着返回去。

两级石阶上光滑滑的什么都没了。

“我饭盒呢？”葛大强在门口喊，“平平我饭盒呢？”

吴平平听到葛大强的话了，惊讶地说：“什么饭盒？你饭盒怎么会在我家？”

葛大强纳闷了：“我放在石阶上的，转眼怎么就不见啦？是不是叫你藏起来啦？”

吴平平正用鸡毛掸打扫柜台，睁大眼睛说：“我有病啊？不就是请你逮了小白嘛，你就来敲诈我一只饭盒啊？我要是请你抓一头牛，不会把我家杂货店也赖去吧？”

葛大强被她逗乐了。他兔子一样跳进杂货店，一只胳膊支在柜台上，看货架上的商品，说：“丢就丢了，我一点也不心疼，那只饭盒还是我进厂时买的，用好几年了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，你家正好有新饭盒，我看看挑一只，也算照顾你的生意了。”

吴平平说：“叫你这样说，我还不卖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故意贪污你一只饭盒，把我当成什么人啦。”

葛大强突然想起什么来：“不卖拉倒，我正好不想买了，你为我找不来旧饭盒啊？借支笔给我。”

吴平平疑惑地看着葛大强，找了一支圆珠笔扔到柜台上。葛大强脸上发出诡异的笑容，说：“再给我一只香烟盒。”

吴平平说：“你不买我一包烟，还来赚我香烟盒的便宜，

没有！”

吴平平说没有，还是随手从什么地方找一只淮海牌香烟盒给他了。

葛大强把香烟盒拆开，理平，在香烟盒上写了一个寻找饭盒的启事。

吴平平把头歪过来看，看她写完最后一个字，哈哈笑了：“一只破饭盒还费这么大劲，笑死我啦！”

葛大强不理她，顺手摸走柜台上的半瓶胶水，拿了香烟盒跳出门，跑了。

身后传来吴平平的喊声：“哎，哎，哎……大强……葛大强你作死啦，你怎么写我店里的号码啊？这是公用电话……我没时间去喊你的。”

3

罐头厂的墙壁被6路公交站牌挡成了一块黑影。黑影里的纸条似乎又多了几张。葛大强找一块相对整洁的地方，打量一下，庄重地贴上自己的广告条。

好奇的葛大强没有立即走开，他想看看别的烟纸条上的内容，可字小天黑，看不清。葛大强见前后没人，扯了几张烟纸，揣进口袋，像小偷得手一样慌张逃走了，穿过马路时，差点被一辆自行车撞上。骑车人怒不可遏，把他大骂一通。他不理会身后的怒骂，几步就蹿到杂货店门口，迎面又是吴平平的骂：“葛大强你作死啦，你寻饭盒写我家电话干什么？”

葛大强喘息着，很有理由地说：“不写你家写谁家？我家又没

有电话，你要是接到电话，直接让他把饭盒送到店里就成啦。”

“你把日期也写错了，今天是五月十八号，不是十九号，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八日，你比别人多过一天啊？”

“我就是写十九号，我写明天的日期，我怕今晚没人看到它，怎么啦？你要是说不清楚，就去喊我一声。”

吴平平想想也是，但她嘴上不饶人：“我喊你个屁，我凭什么要为你服务？为你服务我能得到什么好处？”

葛大强说：“就算你学雷锋做好事不行吗？”

吴平平还是觉得亏了，嘟嘟囔囔着：“好吧好吧，要是电话来，我去喊你，跟你做邻居真是倒八辈子霉，又不是我要找饭盒，不就是一只破饭盒嘛，真费劲，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我送一只给你省心了。”

葛大强得意地微笑着，像是干成了一件大事。他一只手还插在裤子口袋里，攥着一把纸条，他怕被吴平平看出破绽来，就后退着说：“行啦，不跟你说了，快饿死了，我要回家吃饭。”

吴平平推他一下说：“你还饿呀？以为你找饭盒就找到饭似的——我家锅里还有一碗粥，还有半碗剩菜，够你饱肚子了，要不要吃？”

“不要不要。”葛大强转身跑了。

“药不死你！”身后追来吴平平的笑声。

葛大强回家也没有吃饭。他不想做也不想吃，不饿了。他钻进家里就迫不及待地掏出纸条，在灯下看。除了早上他看到的三个内容，另两张的内容和丽华牌香烟纸上的一样，也是换房的。他喜欢离奇古怪的事，至少要有有些趣味，换房有什么意思？房子有什么好换的？住哪里还不是一样啊？都是一张床的事。

葛大强琢磨了一会儿，突然关心起自己刚贴上去的纸条了，会有人捡到饭盒又能看到纸条吗？捡到饭盒同时又看到纸条的人会把饭盒还给他吗？如果也遇到像他一样捣蛋鬼，把纸条撕了怎么办？葛大强不由得就想去看看。心一想，腿就由不得自己了，做贼一样溜了出去。在路过杂货店门口时，他放慢脚步，不再像兔子，而是像猫一样轻灵——不知为什么，他怕被吴平平看见，怕吴平平喊他。他知道吴平平的小性格，老汪活着时就粘老汪，老汪偶尔出去钓回鱼，也被她骂个半死。他也怕被她粘上。他朝杂货店瞟一眼，灯光下，吴平平正背对着门看一台黑白电视机里的电视剧。

葛大强像一个地下工作者，躲在巷口头一丛冬青的暗影处，睁大眼睛，监视着6路公交站点，监视高墙上的纸条。如果有人从那里经过，他心就揪一下，害怕他们会撕走纸条。还好，没有人撕。但是连驻足停留的人都没有也不是个事啊？大家怎么对他的纸条视而不见呢，难道压根就没有看见？他的纸条这么不受重视，葛大强略有些失望。在从失望到希望的过程中，葛大强逐渐觉得撕下别人的纸条是不对的，不做好事也就罢了，做坏事，连吴平平这种傻女人都不会答应。葛大强心里渐渐内疚起来。

重新回到家里。葛大强开始研究纸条上的内容，那个要求从河西新村换到前河底的纸条他早上看过了，没什么新鲜的。另两张，一个是从南小区，换到河西新村，另一个是从前河底换到南小区。看着看着，葛大强受到启发，脑子里灵光一闪，对呀，三个要求换房的正好连环套，相互交换以后，都可以住进自己理想的小区了。还有那个找皮带的，他不是刚帮吴平平扔一根皮带吗？虽然是一根死人的皮带，至少是牛皮的，至少还能用吧？扔进垃圾箱也没什么，还可以找回来嘛。